

峨眉山志

微巨然古寺
圖



民国·许止净

峨
嵋
山
志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峨 嵋 山 志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发行

(扬州市凤凰桥街)

金坛市精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 $\frac{5}{16}$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20.00元

SCBH 7-60101-154-8/K·3

峨嵋山志

峨嵋山志，八卷。民国许止净辑，原书为民国苏州弘化社排印本，线装两册。

峨嵋山位于四川省峨嵋县西南，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相传为普贤菩萨应化的道场，因山势逶迤，如螭首峨嵋，细而长，美而艳，故名峨嵋山。该山据传汉代即有佛寺，但据《峨嵋山志》记载，峨嵋之有佛寺，当以魏晋间僧肇所建黑水寺为最早，晋代建普贤寺，则为山寺奉普贤菩萨之始。唐、宋以后佛教日趋兴盛，明、清臻于极盛，梵宇琳宫，大小寺庙近百所。自清以降，原有寺庙多破败，至民国年间所存不及半数。解放后国家曾两次大规模修葺，重点寺庙及园林已焕然一新。峨嵋山现有寺院数万年寺为最大。该寺创建于晋，名普贤寺，唐改为白水寺，明改圣寿万年寺，沿袭至今。现寺内最早建筑为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所修建之砖殿，正中安置普贤菩萨铜像。其它著名寺院还有山麓最大的寺院报国寺；入山第一大寺伏虎寺。建于高峰金顶的光相寺，则为佛教徒朝拜峨嵋的最终目的地。

许止净所辑峨嵋山志全书共八卷，内容依次为星野图说、菩萨圣迹、全山形胜、寺庵胜概、感应灵异、历代高僧、王臣外护、仙隐流寓、古今艺文、动植物产、蒋编志余等。书首有民国二十三年（1934）释印光所作之序。康熙旧志曹熙衡序、姚缔虞序以及伏虎寺住持海源序、书首还收有清道光年间胡林秀所作「补遗峨嵋山志记」，康熙旧志凡例及新志凡例。书首还收有峨嵋总图及普贤菩萨像。

王明发

重修峨眉山志流通序

普賢菩薩道證一真德圓兩足。住寂光而與慈運悲。輔善逝而帶累行因。具遮那之全體。示居補處。結華嚴之大義。指歸西方。雖盡十方法界。無非所住真境。而此大光明山。實爲應化道場。溯其立名之意。蓋以佛光晝現。聖鏡夜來。互古今而無或隱滅。盡來際以啓牖羣生。由是之故。致此峨眉寶山。亦稱大光明焉。一以形勢立名。一以聖迹取號。固無別種因緣也。而一班不知菩薩德相者。欲借經言以見重。謬引華嚴經菩薩住處品云。西南方有處。名光明山。從昔已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曰賢勝。與其眷屬諸菩薩衆。二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夫如來在天竺之中。摩竭提國。成等正覺。說華嚴經。凡歷七處。而有九會。初會即在菩提場說。二會七會八會。皆在普光明殿說。此殿亦在菩提場中。菩薩住處品。乃第七會所說之一品。先說東南西北之四方。次說東北東南西南西北之四維。方位次第。井然不亂。彼見有光明山三字。遂謂此西南方。指震旦國之峨眉。在中國之西南。於現有菩薩名曰賢

勝妄加註曰。卽普賢也。普賢亦名徧吉。未見又名賢勝也。按經而深悟於經。是欲令人生信。而反致人起疑也。不知普賢之德相。以如來智慧。窮劫莫宣。華嚴經八十一卷。其發揮普賢菩薩神通智慧。道德功業者。有十餘卷。經若稍加研究。則何肯謬引。譬如輪王駐處。卽是王都。光明到處。了無黑暗。由是今志。特立菩薩聖迹一門。於中分爲六章。一釋名。略釋普賢名義。二修證。節錄悲華楞嚴二經。以明菩薩因地修證工夫。然據如來不思議境界經。則菩薩久已成佛。其本地非佛莫知也。三德相。略引華嚴經。稱讚菩薩不可思議神通道力。四法要。略明菩薩所說法要。而普賢行願品。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普勸善財。及華藏海衆。一致進行。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而爲華嚴一經之歸宿。是知此一卷經。大開淨土法門。實爲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衆生。成始成終之總持法門。三根普被。聖凡齊攝。末世行人。皆當依止。故錄其全文。以期同登蓮邦焉。五利行。節錄法華經。觀普賢菩薩行法經。略明菩薩衛護行人之事。六應化。明菩薩證窮法界。故於十方法界。隨類現身。

應以何身得度者。卽現何身而爲說法。故十方世界。皆可作菩薩道場。然欲衆生投誠有地。故特於峨眉。示應化焉。須知菩薩應化。有普有專。普則大衆咸得親見。專則唯己自心明了。例如雲端現相。衆目同觀。圓光攝身。縱齊肩並立。有許多人。而人各見己身。不見他身。於此二者。可知菩薩神應無方。非凡夫二乘所能測度。具此不思議義。又何必謬引經文。以自誣。而貽人笑柄耶。舊志所載。殊多訛謬。如千歲寶掌。於卷二諸經發明云。漢永平癸亥之前。已住此山。蒲公見鹿迹如蓮華。徑投寶掌。問之。掌令往洛陽。問摩騰法蘭二師。蒲公于甲子。往洛陽。謁二師。不知甲子。卽明帝七年。始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往西域。尋佛法。至十年丁卯。二師隨諸人。始來洛陽。按傳錄本傳云。東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來中國。魏晉間。入蜀禮普賢。留大慈。舊志本傳。只略東漢獻帝等一句。何不以此證前之訛。而竟兩存之。亦不說其孰是孰非耶。於一生不至西蜀之智者大師。亦爲立傳。且日與茂真尊者。孫真人。弈碁於呼應峯下之碁盤石上。又建呼應庵以居。均以相呼相應。以弈碁爲峯名庵名。作此說者。

不但不知智者。且絕不知佛法。智者一生。以身爲法。作後學模範。何得日與閒僧曠道。常行犯佛禁戒。玩物喪志之事乎。玄奘。生於隋文帝仁壽四年甲子。其兄長捷。法師。令其出家居洛陽淨土寺。十五歲。因隋室喪亂。至長安。時唐室初立。尙事翦削。無暇弘法。遂與其兄往成都求學。未幾。聲聞遠著。武德五年。於成都受具。思欲入京。以期間所未聞。爲兄所留。遂私遁。由三峽。達漢陽。至相州。沿途求學弘法。後至長安。欲追法顯。智嚴之迹。結侶上表。往遊西域。求所無經。斯時世始太平。中外尙未交通。故詔不允許。衆咸退心。師獨不屈。乃於貞觀三年八月私去。歷一十七年。始回中國。及至于闐。卽遣使上表太宗。太宗優詔答之。且令沿途有司。各爲護衛迎送。師聞。帝欲問罪遼瀆。恐稽遲不遇。遂兼程而進。由流沙。至沙州。是由甘肅而來者。帝勅有司。備儀仗相迎。忽至京城之西。漕有司莫知所措。以按程備儀師象程而進故致有失。此後日事翻譯。未及卒業而寂。何得有履西域。至峨眉九老洞。植聖真說偈授經之事乎。但以世遠人亡。屢經滄桑。志乘軼失。無所依據。遂致以訛傳訛。無由考正。故致然也。當明季時。胡世

安公好遊山而信佛。未息心以研究。故其博探藝文。輯譯峨眉。實爲清蔣虎臣山志之權輿。虎臣自謂於譯峨眉。一字不遺。然其所錄。總以敘述山峯之聳峻。巖壑之幽秀。風雲之變態。寺宇之興廢而已。至於普賢與慈運悲。四衆竭誠盡敬之所以然。尙不能稍爲形容。況菩薩之本地風光。四衆之心契覺海者。又何能一爲形容耶。又此山昔有道教。自大法昌明後。漸次歸真。明果滅妖。乾明作中峯之寺。羽流感德。黃冠爲緇衣之僧。自後一致進行。歸依三寶。道教絕響。已千餘年。舊志於普賢及古高僧。有經傳可考證者。尙多錯訛。況於絕響已久之道教事實。能無訛謬乎。黃帝往空同山。問道於廣成子。載於莊子在宥篇。何得又往峨眉。復問道於天皇真人乎。天皇真人。卽廣成子。黃帝係有天下之責任者。非閒曠僧道隨意雲遊者比。空同已去兩次。而有所悟。卽廣成子移居峨眉。黃帝何得又往峨眉。況蜀道之難。今尙興歎。當黃帝時。不比今更難百千倍乎。故知此諸記載。悉屬虛設。卽的確之極。亦無關緊要。以此所說之法。乃佛法中人乘天乘兩閒之法。峨眉道教。久已絕響。又何猶立此法。以致

後世惑於兩歧。莫知去向乎。故將此種記載。多爲刪去。揭佛日以普照三根。亦天皇眞人之讚許者。印光一介庸僧。何敢妄充通家。修輯四大名山之山志。但以挂搭普陀三十餘年。民十一年。定海知事陶在東公。倡修普陀山志。請邑儒王雅三先生主其事。王君於儒可稱博洽。於佛未涉門徑。志成。而山中耆宿。命光重修。光以近來刻排各書。了無有暇。至十九年。掩關蘇垣。始得出書。一弟子李圓淨。熱心公益。謂普陀五臺峨眉九華爲中國四大名山。師既將普陀志修妥印行。五臺峨眉九華三山志亦不得置之不理。於是特祈前著觀音菩薩本迹感應頌。及歷史感應統紀。佛學救劫編之江西彭澤皈依弟子許止淨居士。標示綱要。光但任其割貼安頓。與印行校對。則歸於現遙。領贛州壽量寺住持德森法師。與陳无我居士。五臺志去年已出書。峨眉志不久亦可付印。九華志或於明年春夏間可出。四山舊志。唯五臺最嘉。普陀次之。峨眉又次之。九華最居其下。良以三山志皆屬不通佛學之儒士所修。故致買櫝還珠。敬卒隸而慢主人。只在山之形勢變幻處致力。不在菩薩興慈運悲。拔苦與

樂處形容。志山而不志佛。顛倒行事。雖有其志。不能令見者聞者增長善根。種菩提。因此今志之所深致意者。故爲略示其意。然以未曾親歷其境之人。不能詳加詢訪。故只按舊志及諸經傳。而爲證訂。至於近來名德及新建築。概不加入。以免逸軼名德之咎。挂一漏萬之譏。具眼知識。當能諒之。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孟秋。古莘常慚愧僧釋印光撰。

峨眉山志舊序一

嘗讀冀越通云。地脈向中國來者三支。南絡發岷崙。迤東南而行。至大峨山。直南折而東爲五嶺。復折而東北。大盡於建康。其支絡於吳閩越。是峨山爲岷崙之次。明矣。故有伯仲之稱。又讀書記洞詮云。三峨高出五嶽。秀甲九州。震旦國第一山也。顧其山不入五嶽。而列於四大名山之一。其初爲天皇真人。卽廣成子所居。軒轅黃帝問道於此。授三一五牙之經。繼爲普賢菩薩道場。設化城。居大衆三千人。有佛光聖鏡之現。而琳宮梵剎。踵事增華。遐方瓣香。重繭遠進。遂化而爲釋氏區宇矣。要之峨眉

固自峨眉也。善乎胡菊潭先生之言曰：斯山真面目，不隨蓬海三淺。知言哉！然往古來今，事迹變幻如騎牛而仙，歌鳳而隱，刺蟒以救黃冠，跨虎而渡溪漲，人之異也。龍子可掬，杪樾燦爛，雷鳴於山腰，雪積於盛夏，物之異也。洞傳伏羲鬼谷，徑險鶉鵠鑽天，空樹老僧，定數百年，兜羅絲雲，鋪幾千丈，景之異也。其他幽奇奧邃，莫可殫述。題詠記讚，累案盈箱，不有山志，烏乎稽考？自明代己卯，菊潭先生遊峨，已云索山志舊著，罕有存者。唯喻廣文志祥有山志脫藁，菊潭謂其蒐羅博而未精，考核詳而不要，去取臆而附會多，尤劣於山史一卷。經菊潭評駁，其書遂不傳矣。乃菊潭先生三次登峨，著譯峨眉，後二十餘年，金陵蔣太史虎臣寓峨山，始取峨眉，稍加增益，爲山志。然太史被二豎相侵，草草卒業，倫次欠楚，未付剞劂而捐館。因是尙闕焉有待，其藁藏於可聞禪師之笥。余以今上之二十有五年，奉命分巡建南，峨眉乃吾隸也。念境內名山大川，不有以表彰之，不可。況修廢舉墜，尤關職業，失今不志，後將無述。爰取虎臣太史脫藁，與宿士商訂，重加修飾，分條析項，淆訛者正之，紊亂者清之，繁蕪者

裁之迹無與於茲山者去之。事可紀於近今者增之一筆墨間。而峨之山水形勝。宮觀殿刹。人物古迹。詞翰藝文。瞭如指掌。燦若列眉。可以備窺搜。可以供臥遊。蓋自是而峨乃有山志矣。亦以成菊潭先生虎臣太史二公未竟之緒。而余且得邀靈於名山。以道曠事之譏云爾。

清康熙二十六年。歲次丁卯。季夏之吉。中議大夫。分巡建昌道。按察司副使。今陞貴州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錦州曹熙衡素徵題。

峨眉山志舊序二

西蜀之有峨眉山。與一巨鎮也。北控三川。南界百蠻。非鬼之所照臨。神仙之所窟宅。雖祀典不在五嶽之列。而功實過之。禹貢紀載而後。常璩任豫。張華。酈道元。輩表章精奧。不一其人。宜矣。余奉命撫蜀。職在奠安。常懼一物失所。貽山靈羞。甫下車。值有採辦楫木之役。單騎邛邛。探尋運道。因得一登初地。而軍務旁午。信宿言旋。其中谿谷之幽異。風雲之變幻。恍惚一寓目耳。然以險遠崎嶇。繕疏陳請。蒙恩罷探。民獲休

息雖皇仁覃敷不可謂非茲山之靈默相而呵護之也。余性耽山水而拘牽官署每
愚爾。遠目覺三百里外雪光雲影遙遙襲人襟袖欲尋古人紀載以當臥遊而兵燹
之餘燬失殆盡一日川南憲副曹君持峨眉山志相示則憲副啓其事而余首閱圖
說出近代胡菊潭相國手修志凡例斷自蔣虎臣太史嗟乎茲山之在西南詎止比
肩於嵩岱衡廬武夷雁宕之勝登茲山者詎無有好遊如尙平康樂其人者乎往哲
無聞歌詠中絕河山之變增人悽感然所載古迹勝境若光若鏡若臺若榭以迄於
藝文志餘列諸几案綽然如陵嵐霧之幽深沈澗之芬冽也宗少文曰豎劃三寸當
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遠余無俟筇輿策杖而坐收茲山之奇秀焉又爲之
一快矣抑峨眉有屏翰之功於蜀而禋祀遜五嶽說者以爲名山之隱逸者也。

清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歲仲春之吉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巡撫四川等處地方提督
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楚黃姚締虞撰。

峨眉山志舊序三

替逸少先生志遊峨而卒不果。恆太息緣之未足。衲每服膺其言。及成峨志。而益感慨。係之。夫山之於人。與人之於山。洵有緣也哉。太史虎臣蔣先生。木天顧輔。一旦塵視軒冕。扶屨來峨。止蒲榻於山寺。出其奚囊所貯峨山志藁。與衲訂以見聞。風雨晦明。兩易寒暄。成帙一十八卷。而志餘一卷。尤叮嚀旨趣。言言金石。字字醍醐。起茲山從前之所未有。而一一開其面目。山顧於太史。有前緣耶。不然。太史初未涉於峨。而乃斂其散逸。以集其成。寸寸而縈。早已脫稟於燃藜天祿。度日花磚。珥筆不遑之秋。且卒如其意。來止忤忤也。觀其回首一偈。謂茲山之老衲再來。而前緣爲益信矣。嗟乎。衲昔當蜀經灰劫餘。吳帆萬里來。禮願王。山水羈人若逢吾故。于伏虎古迹。不惜頂踵。薙草開林。爲願王廣大行。數十年間。未敢少懈。招提大概。始觀厥成。溯洄壯遊。曾幾何日。而今且候近桑榆。質衰蒲柳矣。讀太史遺編。兢兢然唯恐以緣爲太史羨者。徒亦以緣爲太史謝之也。幸荷護法諸大檀越。善太史之勝因。覓以棗梨。授之劔。劔俾與山靈同貞不朽。竊幸太史有願克諧矣。然則太史豈僅與山爲緣。而山又豈

僅與太史爲緣哉。守而後後戒禪身。廣象教力者。欲有以各證其緣。卽以斯志爲龜鑑也可。

清康熙二十八年己巳。菊月。穀旦。伏虎寺住持海源謹識。

修山志說

名山可以神會。不可以目窮。可以心契。不可以言傳。言傳者其迹耳。而山之精靈不與焉。要其迹。亦不可以不傳。則言固未可廢也。肆樟棲霞飲谷。方外自遺。素奉教於梅莊何先生。一旦先生以憲副素徵曹先生之命。舉峨眉山志下商。樟愧謏劣。罔所識知。然聞工人之治器也。遇大器。必專心致志。畢思殫慮。以治之。故器可成。而不憂其窳敗。峨志之役。大器也。於是細加參考。字斟句酌。釐正倫次。汰黜影附。分別條項。校訂訛舛。增益新聞。每條以小序數語引其端。俾便省覽。凡以敬慎厥事。庶幾以言傳者。不至言之過而流於溢。言不及而失於隘焉耳。古戎後學宋肆樟謹識。

補遺峨眉山志記